



咱们的牛百岁

三部优秀电影文学剧本

咱们的牛百岁

三部优秀电影文学剧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77408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济南

977408

三部优秀电影文学剧本

咱们的牛百岁

袁学强 辛显令 李准 李存葆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印校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8.625印张 170千字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

书号 10331·23 定价 0.70 元

出版说明

DD17/07
本集选编的三部电影文学剧本，均系近年来影响较大的优秀之作。作品从不同角度开拓和反映了新的生活领域，无论在思想性上，还是在艺术特色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问世后即蜚声文坛影坛，博得了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好评。

其中的《喜盈门》，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尤为我国广大观众、读者所熟知；《咱们的牛百岁》刚刚拍完初映，就获好评，而且较《喜盈门》有后来居上之势；《高山下的花环》是由获奖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这三部电影文学剧本都是作家、艺术家心血汇聚之作。

目 录

咱们的牛百岁·····	袁学强 (1)
喜盈门·····	辛显令 (82)
高山下的花环·····	李 准 李存葆 (170)

咱们的牛百岁

袁学强

序

在长满绿草野花的山坡上，迈着一大群人挑麦子的脚步，其中有那庄稼汉一双双粗壮结实的大脚，有那姑娘们一双双充满弹力的脚……还有那带着吱嘎声下坡的小推车轮子、马车轮子、奔跑的马蹄、轰响飞奔的拖拉机轮子，组成一曲雄壮的丰收交响乐！

奔走脚步，经过远处正在收割小麦的梯田。

——推出片名：《咱们的牛百岁》

演职员表，配合以下画面：

“唰唰”收割的镰刀。

正在作业的收割机。

熟练地捆着麦子的手。

往拖拉机上装麦子的小伙子。

打麦场上脱粒机在轰响，社员们在飞扬的麦灰、麦糠中紧张地打着小麦。出麦口晃动着，吐出金黄色的麦子，装进麻袋。

——新良两眼贼亮，来到场上，催促正在脱粒的一组长交

班。

一组组员停机清场，牛其把一个个麻袋背到拖拉机上。

新良拿杈清理麦秸，见一旁放着小半麻袋麦子，忙趁混乱之机，用杈子把麻袋推到麦秸旁，又起麦秸盖上。

演职员表隐去。

1.打麦场边小路上。穿得破破烂烂的懒虫田福，挟着破麻袋，缠着推麦子的大队会计：“嘿嘿，我又断粮了。”

大队会计：“你的口粮领了还不到十天。”

田福挠着头：“我有钩虫病……吃得多吃得多。你就行行好吧，我的大会计！”

大队会计停下小推车：“又拿粮食换酒喝了吧？”

“没，……好多日子嘴唇没沾酒了。”田福塞了塞裤兜里的酒瓶。

大队会计把酒瓶给抽出来，瞪了他一眼，推车就走。

田福正要去追，突然从打麦场上传来吵闹声，他扬脖望去。

2.打麦场，牛其和新良在争吵。

牛其瞪眼火道：“你为什么偷我们组的麦子？”

新良用脚踢着那已揭去麦秸的小半袋麦子：“我这是拣的！”

一组长：“锅台上拣勺子，那么好拣吗？”

牛金走过来，狠狠地瞪了新良一眼，又笑笑说：“一组

长，你们打了麦子，乱丢乱放，俺这是给你们保管啊！”

牛其一挥胳膊：“牛金，你别护他！他是有名的三只手！”

一个社员：“按新订的制度，谁偷了场上的粮食一斤罚十斤，百分之五由组长出，他还能不护？”

牛金：“咱是那号人吗？拣的就是拣的，不能叫偷！”

大队会计赶来：“吵什么？”

一组长：“他们二组偷俺们的麦种。”

大队会计脸色一沉，看着牛金。

牛金笑着说软话：“三夏嘛，忙得都会把裤子套到头上，谁能保证一点不拿错？”

大队会计：“把麻袋称一称，按制度罚！”

牛金急扯白脸：“这不是没丢吗？”

大队会计：“这不是吃大锅饭的时候了，订了制度就得严格执行！”

牛金见牛其抱着麻袋要到磅秤上称，忙上前扯住麻袋：“不行，这是我们拣的，不认罚！”

牛其火道：“欺负我们组没人吗？为什么不认罚？”

牛金瞪圆眼珠：“要罚得先罚你。你到处抡拳头，我们组的人你就打了好几个！”

新良趁机帮腔：“对，他是有名的惹天祸！”

牛其扔了麻袋，冲向新良：“三只手，你骂谁？”

“牛其！”一组长想喊住牛其。

牛其象发了疯似地抡起拳头向新良砸去。

一组长连忙赶过去拖住牛其：“不能打！一打就没埋了！”

“去你的！窝囊废！”牛其猛地把一组长甩到麦秸垛下，哗地一声，麦秸垛倒了，压盖住了一组长，在垛上垛麦秸的两个社员，也摔了下来。

一组长从麦垛里拱出来，吐着嘴里的麦糠。

牛其和新良还在打着。牛其冷不防把新良摔倒在地，新良顺手抓住牛其的脚脖子，猛地一拉，扑哧一声，牛其跌了两个嘴啃泥，把地边的玉米苗压倒了一大片。

牛金不由拍着膝盖喊道：“玉米！我的玉米！”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

牛其一失手，一拳砸在牛金鼻子上，顿时出了血。

田福站在不远处，见牛金捂着鼻子，不由扑哧笑了。

众人把牛其、新良拉开。

牛金不顾鼻子流血，指着一组长嚷道：“你们一组要包赔我的医药费，赔偿玉米损失！”

一组长气恼地瞪着牛其。

大队会计认真而古板地：“牛金，打了盆说盆，打了罐说罐，先解决偷麦子的事！”

牛金火道：“你找新良算帐，我们不管！”

大队会计：“他是你作业组的！”

牛金突然一挥胳膊：“我们组不要他啦！”

3.大队办公室里。大队党支部书记牛四火道：“不要也得

要！”

牛金一仰头站起来，只见他那流血的鼻孔塞着一团嫩青草。他吼道：“不要新良，我犯不着王法！他整天偷东摸西惹事非，我凭什么要跟着他倒霉？”

林业组长：“对，我们组还有个浪荡鬼牛天胜，整天上山打猎不下地，八大神仙拿他也没咒念。我们也不要！”

一组长：“前有车后有辙，牛其我们也不能要了！”

五组长高声叫道：“都往外扔破烂儿，我们组那个菊花，一些小青年都被她勾引坏了，这个罪名咱担当不起，还是交给你们大队管吧！”

在哄笑中，牛四把帽子朝后一推，发了火：“你们这都是中了什么邪？都往外推，大队有什么章程？”

大队长：“这不是给我们大队出难题嘛！”

牛金脖子一扭：“今年春上我们就提出不要新良，你们不是让我们凑合着干到麦季再说吗？”

牛四没话说了。

党支部委员牛百岁，满脸麦灰，头上粘着麦糠，走上来劝道：“都别往外推啦，牛金，你就没带个好头！”

牛金：“百岁，风凉话谁不会说？这帮人给你，你要吗？”

五组长：“对，百岁，有本事，你带个头吧！菊花年轻的时候不是和你不错吗？”

百岁被顶得一句话说不出，一屁股坐到一堆草绳上。

牛金笑道：“你也是怕吃亏呀！”

一些与这次会议无关的组长们，有的在吃黄瓜，有的在磨镰刀。

一个组长不耐烦了：“现在忙得火上房了，谁有问题谁留下讨论吧。我们不能干的陪着湿的卖！”

牛金眼一瞪：“说得轻巧！下半年，该你们这些组发扬风格啦！”

几个组长一齐说：“我们不要！谁的还归谁！”

会场上，组长们又争吵起来。

牛四拍着桌子：“这个不好，那个不要，你们都是驴屎蛋儿八面光吗？搞责任制，能不能吃的吃，看的看？”

牛金：“现在讲究发家致富，谁管谁？”

五组长：“上级允许承认差别嘛！”

牛四：“可不是扔掉不管！”

五组长：“管？谁知道现在该怎么管哪？”

牛四：“对这帮人还得用过去那一套！再不好好干，就狠狠地整！”

林业组长：“得啦，老支书，人家天胜喝过墨水，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谁能治得了他？这些年你不是也管不了吗？”

牛四：“实在不行，就狠狠地罚！他的牙再硬，还能磨过舌头吗？”

牛金：“把组给搅乱了，吃亏的还是我们！你就是嘴皮子磨破了，我们也不要！”

组长们：“我们也不要！”

牛四气得把帽子摔到桌上：“都不要！干脆抓阄，十五个作业组都得抓！”

大队会计：“对，还是这个办法最公平。”

几个组长反对：“我们不抓！”

牛四：“不抓也得抓！春争日，夏争时，能为这几个人耽误生产吗？”他冲大队会计说，“干脆，把田福这条懒虫也分下去，不能再白养着啦！”

“好，一共是五个人。”大队会计在写阄。

百岁睁开眼，用食指挠着脸。

牛四把阄放进帽里：“一人抓一个，只许试脉，不许相面！”

牛金端量着自己的手：“妈的，你可别不长眼。”

百岁象下了决心，站起来，从牛四的帽子里抓起一把阄：“这五个人，我都要了，我领这个组。”

大家震愣了。

一青年凑过来：“百岁哥，他们一个就能治得你尿醋，这五个宝贝放一块……”

百岁：“还能把他们扔到外国去？不彻底解决，过几天还得争吵。”

牛四关切地：“百岁，你背这么重的大包袱，能行吗？”

百岁展开一个阄，卷着烟：“行。”

牛四：“你们六组怎么办？”

百岁：“让副组长顶着。”

牛四沉思着，又深情地：“好吧，以后有什么难处，咱

们再商量。”

大队会计真诚地：“百岁，你还是先回家和秋霜嫂子商量一下，要不，你把菊花抓在手里，光你老婆也能把组给搅黄了。”

牛四看看百岁，百岁皱了皱眉头，然后把抽着的烟蒂一吐：“没事！”

4.牛百岁家。秋霜从锅里端出一碗咸鸡蛋：“什么？你把这帮人收拾一块啦？”说着，热碗烫了手，忙放在桌上，吹甩着手指头。

百岁在脸盆里洗手：“你别小看这帮人，这都是棒劳力，特别是天胜，又有学问。”

“哼！”秋霜气呼呼地瞅了瞅百岁。

百岁扭头叫儿子：“宝生，吃饭啦。”

宝生从屋里刚探出头，被秋霜挡住：“做完功课再吃！”

百岁无可奈何地用食指挠着脸，坐在小凳上。

秋霜：“现在政策好了，大家都恨不得连泥巴都往家抓，你倒好，怕钱扎手！”

百岁：“都顾自己，还成什么世道？”

“现在谁还为别人活着？”

“你想想，都喝一口井里的水，你能把他们推出去不管吗？”

“怎么就非得你管？”

“那……咱不是……”

“又是党员，党员多着呢！”

“那不是一块牌子，只图挂着好看。”百岁抓起一块发糕。

秋霜嘴一撇，夺下发糕：“你不用吃这个！”

百岁换块饽饽：“你也吃吧。”

秋霜赌气地坐在锅台上，不理他。

宝生过来吃饭，疑惑地看着他俩。

百岁充满信心地：“你放心，这个组保证能……”

“哼，”秋霜打断他的话，“你还百岁呢？团弄这帮人，不少活十年才怪！”

突然，东院传来菊花的笑声，秋霜厌恶地向东院瞅了一眼。

5.菊花家。菊花笑着对衣着时髦、正吃着荷包蛋的王小山说：“小山，吃了丈母娘的鸡蛋，可不能再去吃第二家哟！”

小山看了叶儿一眼，表白道：“婶，你放心，我不是那种人！”

叶儿含羞地看了一眼王小山。

王小山看了看手表，站起来：“婶，我要回去了。”

菊花：“板凳儿还没坐热呢！”

王小山：“再坐，上班就迟到了。”

叶儿：“妈，他厂里很忙。”

正说着，突然涌进四五个青年，打趣道：“小山来啦，要
走？”“进了工厂，可别忘了我们乡下人哪！”

菊花：“别贫嘴呱舌的。”又从热锅里拿出二十个熟鸡蛋，揣进小山包里。

一青年：“噢！这还没过门，丈母娘就这么疼女婿啊！我们也沾沾光！”说着从菊花手中抢了一只蛋吃着。

又一青年很熟练地打开饭橱，拿出两根黄瓜吃着。

菊花一巴掌打去：“规矩点！”说着，又笑对小山道，“我们来帮我砌个猪圈。”

叶儿厌烦地瞅了青年们一眼，拉着小山往外走去。

一青年：“菊花婶子，没买包带把儿的香烟招待我们？”

菊花：“想抽烟，上房顶上搂着烟囱抽去！”

青年们笑了。

6. 叶儿帮小山推着自行车，两人默默地在村头走着。

王小山深情地：“和你在一块，我真不想离开。”

叶儿脸红了，甜甜地一笑。

田福提着笊篱洋洋地迎面走来。

叶儿不好意思地：“我不送了……”

王小山接过自行车。

叶儿脉脉含情地：“骑车小心点……什么时候再来？”

“下次休假。”

“有什么要洗的衣服，带来我给你洗。”

田福凑近乎地：“这没过门的小两口可真热乎啊！”

王小山骑上自行车走了。

叶儿痴情地望着。

田福：“你妈在家忙什么？”

叶儿不理睬他。

田福也望望远去的小山，不无感触地说：“我要是能摊上这么个好女婿就好了。”

叶儿厌恶地：“去你的！”转身跑去。

7.田福懒洋洋地从井里打上半筒水，哗地倒出一些，提了提，还嫌重，又倒出一些，这才用胳膊腕拐着。

百岁走上井台，一脚踢翻了筒：“你连二两劲都没有？把水打满！”

田福无可奈何地只得打个满筒。

百岁：“看你这副脏样子，坐到庙里，吓得小鬼也不敢进去！”

田福委屈地揉了揉肚子。

百岁：“马上到饲养室去。”

田福一下子兴奋起来：“嘿嘿，又来救济款了？”

百岁：“把你分到作业组去啦！到饲养室捣粪去！”

田福愣了，哭丧着脸自语道：“我有钩虫病啊！”

百岁：“什么钩虫病？我看是懒病！马上去干活。”

8.一只野兔在山坡上跑着，突然一声枪响，野兔跳了两下，倒下了。

天胜神气地放下土枪，突然，他看见百岁从石龙沟走上
来。

百岁笑着拾起兔子：“老弟枪法不坏呀。”

天胜深知他的来意，一声不吭，下了坡。

溪水哗哗流着，两人在水中洗着手。

天胜掏手绢擦着手。百岁甩着两只湿手，在屁股后擦了两下。

天胜火道：“拿我当阉抓，这是污辱我的人格！”

百岁：“老弟的耳朵还挺长啊，那就不用我细说了。”

“我佩服你老兄有胆量，可我不干！”天胜朝一棵树走去，把兔子挂在树叉上准备剥兔皮，“我咽不下这口气！”

百岁走过来，看他剥兔皮：“这对，谁脚后跟没二两灰？不过，男子汉大丈夫，要能伸能屈。”

“别人我不在乎，可他牛四是支部书记！”

“他也是没办法，现在，干什么都要抓阉。”

“可没有抓人的！”

“抓人也有好处嘛！”

天胜脸色一沉，扭头望着他。

百岁：“这可以抓出人的志气。”

“得了，”天胜止住他，“大道理你讲不过我！”

一句话，呛得百岁窝了火，但他压住了。

天胜忿忿地：“我看透了，他当书记，就没我的好日子。”

百岁沉思着：“还是因为他女儿那段事？”

天胜沉默少许：“那件事，我不在乎！”

百岁不相信地看看他那愤怒的脸：“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在乎也没用，倒是好好考虑一下现在吧。”